

夫妻花重金欲人工受孕“生男孩”，未如愿向服务机构索赔

法院：违反公序良俗的协议无效，须自担部分责任

《海峡导报》陈捷 曾艺轩 湖法

一对80后夫妻想通过人工受孕生二孩，并要求“一定要男孩”，结果未能如愿。为此，这对夫妻与服务机构产生纠纷，最终闹上法庭。

近日，福建厦门湖里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一起涉及生育服务合同的案例。法官提醒，违反公序良俗的协议无效，须自担部分责任。

夫妻俩想要个男孩 服务机构承诺“没问题”

陈女士和丈夫已经有了一个女儿，打算再生一个孩子。2019年2月，陈女士看到邻居林某在微信上发布信息，称某公司可胚胎移植帮助实现“好孕”。还称该公司有“顶级试管婴儿专家”，能够提供“定制化的养卵调理”和“个性化的医疗方案”。

于是，陈女士联系了林某，表示“我想生个儿子”，林某回复称“想要女孩男孩都是心想事成的”。

刚开始，陈女士还担心胚胎移植的费用太高付不起。林某说：“第三代试管（婴儿）的费用是这样子的，医院的费用一个周期下来差不多8万多元，我们这边的服务费就收你3.5万元就好了。”

双方沟通中，陈女士多次强调：“一定要保男孩的，就这一点，很关键。”林某回复：“嗯，你和你爱人一定要配合好我们的专业指导，男孩这点放心，只要配合好，完全没问题！”

2019年6月，陈女士与林某介绍的安×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，根据协议前往境外就诊，除了支付服务费3.5万元，她还花费了交通费、医疗费等9万多元。同年8月，安×公司总经理、股东唐某给陈女士发消息：“你要的都异常，正常的都不是你要的。”2020年6月，唐某又询问“胚胎是否放弃冷冻”，陈女士回复“都是女孩就不要了”。

“生男”承诺未能兑现 事主起诉要求退费赔钱

2020年7月21日，陈女士向林某发送消息称：“一



开始你跟我们说男孩没问题，结果做出来没有成功，你承诺了却没有做到，让我们花了十几万元，我咨询了律师，现在要找你把我们付出的费用都要回来。”

因双方产生分歧，陈女士将安×公司、林某、唐某一并起诉至湖里区法院，要求退还3.5万元服务费、赔偿9万余元相关费用。她认为，安×公司和林某的虚假承诺、恶意串通行为给她造成了经济损失和身心伤害。安×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，唐某为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，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安×公司辩称，该公司从未作出“可选择性别”之类的承诺，陈女士在有正常胚胎可移植的情况下主动放弃，要求退款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。

安×公司还说，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非医学需要选择胎儿性别，而陈女士的情况属于上述禁止行为，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，且违反我国基本生育政策和法律禁止性规定，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，不应受

到法律保护。因此，应当驳回陈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。

林某则答辩说，自己与唐某是朋友，仅是帮忙宣传，不是安×公司员工。林某还说，自己并非合同相对人，对陈女士不承担任何合同义务，并无法定共同退还或赔偿义务。

一审判决协议无效 违背公序良俗都得担责

湖里区法院审理认为，服务协议上的当事人为陈女士和安×公司，但是陈女士与林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安×公司授权林某安排相关事宜，且林某发布信息时留的是自己的手机号码，应认定林某为安×公司的代理人。

另外，根据聊天记录，不论是林某还是唐某，对陈女士生育男孩的目的都是清楚的。尽管没有写入协议，但也应视为双方协议的一部分。这一做法极易导致人为遗弃、毁损已形成的人类胚胎，违反社会善良风俗，损害社会公共利益。所以，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无效。

法院还认为，合同无效后，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，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；双方都有过错的，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。安×公司应退还服务费，针对陈女士另外支出的9万余元花费，双方各担50%的责任。林某也应当明确知晓合同目的的违法性，作为代理人应承担连带责任。唐某作为公司唯一股东，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，也须承担连带责任。

因此，湖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要求安×公司、林某连带返还服务费3.5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45641元。唐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。

一审判决后，安×公司不服，提起上诉。近日，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，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——安×公司向陈女士支付7万元，陈女士放弃其他诉求。

他为何逃避接种疫苗？

《人民公安报》肖新民 何瑾

面对眼前密密麻麻的资料，湖北省襄阳市公安局樊城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曾波，一筹莫展。虽然根据各种信息已确定了19年前命案在逃人员龙某的身份，但冒用他人身份的龙某并无任何有效的交通记录，无法准确掌握其行踪。

随着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全面推进，龙某因无法使用真实身份而逃避接种，成为警方的突破口。近日，办案民警在湖南省桂阳县成功抓获命案在逃人员龙某。

“你知道我们是来干啥子的吗？”曾波与龙某正面交锋时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，让龙某顿时回忆起19年前自己犯下的罪行。

出租屋里的命案

2001年7月，25岁的龙某与同乡邱某一拍即合，想“做点事情，发点小财”。

两人谋划一段时间后，以“招工”为名，先后诱骗10余人，要求每人交纳3000元押金，众人一起来到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，租住了一间出租屋。

此后，龙某和邱某开始对这些人“洗脑”，并扣留了他们的身份证。受骗者中有位20多岁的姑娘小娟，

她经过几日的观察，意识到这是一场骗局，于是偷偷找机会和自己身在外地的男友刘某联系。刘某得知女友身处险境，于2002年1月23日赶到襄阳，在该出租屋见到了龙某。

双方再三交涉，因退费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，刘某当即准备报警。龙某见状赶紧和邱某商量，邱某听说情况后很生气。为防止屋内其他人效仿，邱某让龙某“好好教训下刘某”，又喊来出租屋内的4名成员对刘某进行殴打，致使刘某肋骨断裂陷入昏迷。

龙某等众人见势不妙，和邱某一起将刘某送到医院，但刘某因脾脏破裂致大出血死亡。龙某和邱某连夜逃匿。案发后，樊城警方组建专班，很快将邱某和参与殴打刘某的4名嫌疑人抓获归案，但嫌疑人龙某一直在逃。

因线索不明、条件受限，龙某又隐姓埋名，案件久侦未破。

坚持追踪不放弃

2019年“云剑”行动开展以来，樊城警方对此案展

开攻坚，并联合市局刑侦支队组建专班，针对嫌疑人家庭成员和社会关系进行深度分析。

民警调查中了解到，龙某有一个女儿。为得到更精准的信息，专班民警先后6次前往外省走访调查，不放过任何线索。今年3月，警方终于查到龙某女儿的学籍信息。其女儿学籍登记信息上父亲一栏，赫然写着龙某的名字。

专班民警一边难掩心中的兴奋，一边小心求证，结合多方面资料仔细核实分析，最终确定这个龙某就是19年前的命案在逃人员。

龙某当年逃跑后，就被警方列为网上在逃人员。逃亡时期，龙某利用自己与同胞弟弟相貌相似的特点，一直冒用弟弟的身份信息，在湖南、广东等地打工。龙某甚至用弟弟的身份结婚，并育有两个女儿。

尽管查到龙某如今的身份，但他究竟藏身何处，还需要进一步侦查。

讯问室里的悔恨

今年7月，广州、深圳等地出现局部疫情，龙某由于一直冒用他人身份，无法配合防疫检查，更无法接种疫苗。

面对越来越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，龙某从深圳回了老家。专班民警通过调查，发现龙某妹妹名下的车辆有从广东到湖南的轨迹，判定很有可能是龙某在逃窜。

此后，专班民警在湖南郴州警方的协助下，经过5个多小时蹲守，成功抓获龙某。

讯问室里，嫌疑人龙某悔恨不已、泣不成声，一边对自己参与殴打他人致死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，一边对终于能够结束逃亡生活、用真实身份面对家人孩子而感到如释重负。

